春秋疑問卷之八

烏程後學承菴姚舜牧著

成公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此即位之正者但不請命于王朝耳然相沿爲故事矣

二月辛酉葬我君宣公

無冰

周二月夏十二月也豳風詩曰二之日鑿冰冲冲

此日無冰大失其常故特書之

三月作丘甲

易曰地中有水師君子以容民畜衆四丘之甸共出甲士三人即此意此古之制也成公乃始改制每丘令出一甲士甲士之數既加則長轂牛馬步卒之賦悉加其四之一夫子惡其紊亂先王軍賦之制故特書作以罪之

有國者宜務節用以足民而宣公初稅畝宜務修德以耀武而成公作丘甲蓋是時政在三家三家欲自殖而偶因國用之乏即議增稅三家欲自強而偶因軍賦之絀即議益甲即宣成不能爲主也此又尚論者所宜知

夏臧孫許及晉侯盟于赤棘

此魯大夫也曷爲及晉侯盟季氏專國恨齊納歸父且聞將出楚師而又懼晉之見討也故令臧孫許往結此盟耳說春秋者首責成公不宜爲此不知是時諸侯之大夫多自結於伯國不特私結其挾伯國之援以脅制其君即伯國之君亦拱聽其君而先以賂結其大夫故君嘗見踈于伯國臣反大夫之言有不容不與其盟會者即是盟觀之而可識當時上下之情矣此宜合下文看唯先有此

赤棘之盟故來年始有鞌之戰也

當時魯成聽命于三家晉景聽命于郤克等

秋王師敗績于茅戎

王者之師有征無戰劉康公徼戎輕爲伐戎之舉其取敗也可恨哉經書王師敗績于茅戎蓋存王者之體以訓天下也

冬十月

二年春齊侯伐我北鄙

齊頃以歸父故伐我北鄙非義也而曷以爵書蓋目其人而貶之耳

夏四月丙戌衛孫良夫帥師及齊師戰于新築衛師敗績

當時齊衛同舉師遇于新築石稷等欲還深得易師左次之意孫良夫以私憤故必速與戰致敗師而辱國何深怨輕民之一至此哉故春秋以良夫主是師而著其罪

六月癸酉季孫行父臧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齊帥師會晉郤克衛孫良夫曹公子首及齊侯戰于鞌齊師敗績

張氏曰兵法爭恨小故不忍忿怒者謂之忿兵令

晉爲盟主興師討齊非有救亂誅暴之名而起于郤克一怒之憤故春秋不以齊爲主見晉魯衛曹之大夫爲志乎是戰雖得一朝之勝不足貴也此一戰也但書晉魯曹衛大夫帥師若無君者然而魯又詳書季孫臧孫叔孫公孫辭繁而不殺夫子蓋傷當時征伐皆自大夫出而又重傷魯兵政之出於多門也

秋七月齊侯使國佐如師己酉及國佐盟于袁婁

國佐之至與屈完之來初不甚異然齊桓仲中國之大義屈完情屈而不敢校故書曰來盟于師盟于召陵見義在中國而彼自服以求盟也郤克挾主盟之勢以逞其私憤一旦戰勝而以不義求多于齊及爲國佐理折而辭去乃悔追及之而與盟焉故書曰齊侯使國佐如師言齊侯非有誠服之心也曰及國佐盟于袁婁言汲汲與盟者在晉而非齊所欲也書法極有分曉

齊桓不戰而屈完自來晉郤克等戰勝而齊侯使來齊桓退三十里而受盟于召陵郤克等追及國佐而與盟于袁婁

八月壬午宋公鮑卒

據左傳厚塟用殉始自此人殊可痛恨

庚寅衛侯速卒

取汶陽田

汶陽我故地也書取者因晉力而取之齊也唯因晉力而取之于齊故八年復因晉韓穿來言而歸之于齊可報已

此與取濟西田同濟西本魯田爲曹所侵晉人命以歸魯汶陽亦魯田爲齊所侵晉人命以歸魯故春秋書取亦同

冬楚師鄭師侵衛

楚師何以加于衛鄭召之也鄭召夷狄興大衆以伐衛喪是援戈與敵而攻其親戚也各書師而列鄭楚下蓋深罪鄭也

十有一月公會楚公子嬰齊于蜀

楚師侵衛遂侵我師于蜀公使臧孫往致賂爲質與夷狄之大夫會辱亦甚矣然又不獨會而已者歃血要神且與夷狄之大夫盟焉是尚忍言哉經於此書公會下書公及蓋即欲爲國諱不可得也致楚師由于盟晉盟晉由于季孫之忮忿故胡傳推究其罪

丙申公及楚人秦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齊人曹人
邾人薛人鄫人盟于蜀

程子曰楚爲強盛陵轢中國諸侯苟能保固疆圉要結鄰好豈有不能自存之理乃懼而服從與之盟約故皆稱人以見其衰務責諸侯則魯可知矣

楚人嬰齊也稱人宜矣秦宋陳衛皆有國卿在而例貶稱人者何與嬰齊是亦人而已矣所以人而不序而上書公及者蓋深痛魯君之與此盟不能爲國諱也

楚主盟中國莫盛於此而聖人有深懼焉故會書嬰齊之名氏以著夷狄之強盟皆貶稱人以存中國之體

魯凡盟會皆主之大夫此何獨公主其事可恨可恨

會不書公子嬰齊則疑於楚子貶稱人而不見望國之君下夷於楚大夫盟不書楚人將恐天下後世以荊蠻之臣可以主中國之會盟而無惡而中國諸侯之卿大夫又可以雲合景從以服屬於荊蠻之臣而無貶也故春秋於據事直書之中特示抑揚予奪之意

項氏曰蜀之盟與棐林之師皆事之難言者也棐林之師難以趙盾將諸侯也故先書趙盾之出師而後書諸侯之會晉師蜀之盟難以嬰齊主盟中國也故先書嬰齊之會而後書諸侯之微者盟

三年春王正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

去年之役分明鄭導楚師陵轢中國宋魯衛曹不得已而與之盟耳茲四國會晉伐鄭名正言順故各書爵以稱伐雖敗不書蓋伐鄭所以攘楚攘楚所以尊中國春秋之所嘉也

看到于蜀之盟不成世界曷勝忿憤之氣萃積有此舉耳

辛亥葬衛穆公

六月葬雖非禮然金革從戎伐鄭以攘楚是可恕也

二月公至自伐鄭

伐鄭雖無功然因是可洒盟蜀之恥故書至爲榮

甲子新宮災三日哭

此宜看一新字新則未遷神主也故哭爲非禮

乙亥葬宋文公

於七月克襄見宋文之厚葬傳責其臣棄君於惡

而益其侈是矣此可爲萬世戒

夏公如晉

公立三年于兹矣不如京師而如晉拜汶陽之田是可罪也

鄭公子去疾帥師伐許

鄭從楚致晉之討方奔命不暇也乃怒許不事巳動大衆伐之是可惡巳

公至自晉

僖取濟西田使公子遂如晉拜賜成取汶陽田躬朝拜賜故書至以志其弱

秋叔孫僑如帥師圍棘

汶陽故吾土取則宜其心服矣而棘猶不服者必吾撫綏之未至耳不反其本而命將出師環邑以攻焉可謂義乎故備書以示譏

大雩

晉郤克衛孫良夫伐廧咎如

晉滅赤狄潞氏又滅甲氏及留吁可以巳矣而餘黨入廧咎如又約衛興師必欲殄其類而後巳是不仁之甚者也

冬十有一月晉侯使荀庚來聘衛侯使孫良夫來聘

丙午及荀庚盟丁未及孫良夫盟

晉衛各遣使來聘禮也二卿承君命來聘亦禮也然諸侯有聘無盟二卿即各以尋盟告魯獨不可以非禮辭乎乃今日與晉卿盟明日與衛卿盟若弗克焉者其何以爲國春秋兩志日兩書及蓋深罪魯也二卿之遂事抗禮似不足深責之矣敢問高明

鄭伐許

鄭於晉楚不知擇從乃馮弱犯寡一歲之中再動干戈以伐許非狄而何故經稱國以伐而狄之

四年春宋公使華元來聘

宋始聘魯以去年春同謀伐鄭故或又謂聘共姬故

三月壬申鄭伯堅卒

怨不廢親志其卒葬是禮也

杞伯來朝

左傳歸叔姬故然小國有朝新君禮此或以成公即位來朝未可知也觀六年邾子來朝則可見矣似不必因明年杞叔姬歸先爲此穿鑿之說也敢問高明

夏四月甲寅臧孫許卒

公如晉

魯始與晉合連兵伐齊則宜與晉無貳矣後復受盟于楚惑恐其見討也故再如晉以致殷勤自掩其所以渝盟之過

葬鄭襄公

秋公至自晉

公以盟蜀故不爲晉所禮乃不自反而欲從楚焉其可乎哉卒季文子之諫而止故書其至

冬城鄆

公有叛晉意先爲城備是大無計者也書譏之

鄭伯伐許

鄭襄伐許至再春秋嘗狄之矣悼後可冒喪從戎乎不書子而斥稱伯絕之于名教也

五年春王正月杞叔姬來歸

僖三十一年杞伯姬爲子求婦僖公以次女叔姬與之歸爲桓公夫人至今四十四年矣今之大歸何爲哉蓋必其無子而自欲歸魯非杞伯之絕之也故春秋書其卒書其逆喪歸葬無貶辭然究竟叔姬之歸非禮也杞伯任其歸亦非禮也特後來

逆喪以歸爲合禮故今爲可略耳

仲孫蔑如宋

汪氏曰蔑與華元交相聘問其情厚矣而明年逼於晉令遽興侵宋之師朝玉帛而暮干戈謹于邦交者固如是乎

夏叔孫僑如會晉荀首于穀

荀首逆女而僑如往饋之是謂非禮之禮

梁山崩

此與書沙鹿崩同皆志天下之大異見天下之治亂中國之合離皆自是而始也

秋大水

冬十有一月己酉天王崩

不書葬罪魯之不臣也

十有二月己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子杞伯同盟于蟲牢

此盟也服鄭外楚豈不足與但惜其已聞天王之訃不乘此會共修奔喪送葬之禮耳

六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會

此至也至自奔喪則春秋一賢侯矣

二月辛巳立武宮

此與定元年立煬宮同傳明

取鄟

鄟亦微國也未聞有過而曷為取之即諱不書公而實不可揜矣

衛孫良夫帥師侵宋

按左傳晉伯宗夏陽說衛孫良夫甯相鄭人伊雒之戎陸渾蠻氏侵宋以其辭會也今皆削不書特書衛孫良夫帥師侵宋蓋不與晉人率蠻夷以攻中國且併罪孫良夫之承晉命也廬陵李氏曰春秋凡奉霸主之命或為伯主而興師者皆書侵蓋本非有怨但屈于不得已故無志于深入但淺侵其境也此極助得逞快下仲孫叔孫侵宋同宋何以辭會之則不是但一辭而即加之兵主命承命者似為太遽耳

夏六月邾子來朝

以成公即位故

公孫嬰齊如晉

初公有叛晉意或恐見疑故使往聘以致其慇勤耳

壬申鄭伯費卒

秋仲孫蔑叔孫僑如帥師侵宋

此勉承晉命耳然二卿專擅帥師殊非國體無怪征伐之自大夫出也

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

稱師以伐其勢橫矣中國可無救乎

冬季孫行父如晉

晉人擇地利而徙都故命行父往賀之

晉欒書帥師救鄭

此書救以著其善也雖然胡不二年欒書又帥師以伐鄭耶使晉能修德政以懷鄭使之不叛而又助之守禦以保鄭使之不至于叛則爲盡善矣

七年春王正月鼷鼠食郊牛角改卜牛鼷鼠又食其角乃免牛

牛曰一元大武何物鼷鼠能傷其口又能食其角哉斯誠小害大下賊上之異兆也

吳伐郯

按郯爲太皥之後昭十七年來朝夫子訪之以官名則其國有典刑可知矣吳以僭王之國伐之故舉號以示貶且今日伐郯他日入州來異日入郢皆兆于此特著其始

夏五月曹伯來朝

成公嗣位來朝

不郊猶三望

免牛即應不郊不望矣至此乃書不郊猶三望何殷勤望祭之不能已者

秋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杞伯救鄭八月戊辰同盟于馬陵

去冬嬰齊伐鄭矣以欒書之救不能逞故復加伐焉晉君自行會諸國共救之蓋深懲楚人之暴橫也春秋深善是故且與其同盟

廬陵李氏曰晉景公之編書同盟者五唯此盟無譏焉則以二救之善矣欒武子之德在民其兆也夫若非此二救則盟蜀之後晉之伯業衰矣惜乎欒子不能謹于義于蒲不能謹于信是以馬陵雖善而終不能復文襄之業也然彼善於此君子猶取之

公至自會

諸侯會而楚師退是會與有榮焉故書其至

吳入州來

入州來又不止伐剡焉爾矣故舉號書入以加貶

吳楚之爭始此

冬大雩

衛孫林父出奔晉

孫林父專衛政定公惡而逐之是也然不思所以制其後卒使反衛復專政逐其君以邑叛乃知權臣之擅國未可以輕議也

春秋中年諸侯之大夫大抵外交強國以抗其君若衛之孫氏魯之季氏其尤也

八年春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

分明晉有二命故使韓穿來言蓋亦自知其不順姑爲之緩頰耳魯何以竟從其請視晉卿一言至於三軍而不敢固拒亦太孱弱矣哉

晉欒書帥師侵蔡

晉盟馬陵來又得齊矣恨蔡不與故興師然非執言之伐也故但書曰侵

公孫嬰齊如莒

魯卿假聘以逆女者多矣春秋止書曰如不與其託公以遂私也

宋公使華元來聘

春秋諸侯相聘必有事焉而非專爲聘也如此來

爲聘共姬故

夏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

華元先致請婚之意此媒氏之事也公孫壽則納
幣之使也其禮是但公子公孫爲國君納幣非所
以遠嫌耳書之冊而失自見

晉殺其大夫趙同趙括

晉侯聽讒一朝殺二大夫故以國殺爲文

秋七月天子使召伯來賜公命

臣不往請命王使來賜命於心安哉書此特深罪
魯

冬十月癸卯杞叔姬卒

宣十年剡伯姬來歸不書卒此以後有逆喪事故
書卒以錄其始

晉侯使士燮來聘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人邾人伐
剡

吳伐剡晉不能救故不得已從之耳晉不自反責
思所以招來乃使燮來聘約魯同齊邾共伐之此
何爲者也魯季孫知剡之不得已宜恤而不宜伐
也乃竟從晉之令亦何以自立哉春秋詳書其事
所以交譏之也

衛人來媵

左傳謂同姓媵異姓則否不識同姓何以肯媵胡傳謂嫡夫人行則娣姪從二國來媵亦以娣姪從不知無娣姪及不備數者如何大抵媵非正娶必庶女與非敵者肯從之即娶在本國其國之娣姪或未必備數况他國之媵肯皆備娣姪之數以來從耶今衛人之來媵或一人或二人三人皆不可知而必曰二國來媵亦以娣姪從吾不信也且此衛晉之媵不足書也特以齊人非同姓亦來媵故先録其始耳左傳同姓媵異姓則否語自分曉敢

問高明

書人非貶也以媵淺事耳

按左傳衛人來媵共姬禮也然共姬歸宋在來年二月此來媵者必來魯而後媵也而晉人之媵何以在季孫致女之後齊人之媵又何以在共姬已歸之後唯二國之來後而齊又以異姓來故春秋詳書之耳

九年春王正月杞伯來逆叔姬之喪以歸

逆喪以歸是正禮其失禮在順叔姬之來歸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杞伯同盟

于蒲

同盟春秋所予但蒲之盟其始也先疑諸侯之貳其終也不能保諸侯之不貳則非所予耳至是亦無取于同盟矣

公至自會

始本有貳志矣不得已而往故一會即旋

二月伯姬歸于宋

以其後之賢也故錄其始

夏季孫行父如宋致女晉人來媵

行父之致女過于禮晉人之來媵不及于事春秋並志其失

秋七月丙子齊侯無野卒

晉人執鄭伯晉欒書帥師伐鄭

鄭居晉楚之間莫知適從文宣以來晉楚交伐無已日今鄭就盟馬陵尋盟于蒲而楚復以重賂求勢莫能卻也晉故執其君伐其國耳然獨不能制楚之強使鄭有所恃而不貳乎不能制楚以服鄭而徒執其君伐其國戮其行成之使亦暴矣春秋書人書執書帥師書伐皆所以深罪晉也

冬十有一月葬齊頃公

楚公子嬰齊帥師伐莒庚申莒潰楚人入鄆

楚逞強大之威帥師伐莒乘潰入鄆其陵轢小之罪不可言矣莒當此時不設備不固本致潰而楚入庸足恤乎然馬陵于蒲之盟莒子皆在晉與諸侯視其難而不救又焉賴此盟主為也愚謂此條宜如此看不宜專罪一莒敢問高明

秦人白狄伐晉

晉偏聽讒言殺其世臣主盟失信諸侯攜貳固有可伐之罪然秦可黨楚召白狄以伐之乎書人書伐所以深罪秦也

鄭人圍許

據左傳圍許之舉鄭人若曰不急其君使晉自歸我君是亦一計然臣子之所以救君者其道豈若是乎書鄭人圍許蓋深罪其用事之臣也

城中城

宜城不書書城中城必其不宜城者也

十年春衛侯之弟黑背帥師侵鄭

晉執君伐鄭已甚矣可復使衛侵鄭乎衛侯從晉命侵鄭非也寵其弟命帥師以侵衛尤非也

齊年之子無知衛黑背之子剽皆篡國自立皆以

其君寵弟之太過也春秋書衛侯之弟黑背帥師
戒深哉

夏四月五卜郊不從乃不郊

使五卜而從則郊矣甚哉其瀆禮也

五月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

鄭計不急君可歸君而竟立公子繻是宜致伐然
晉執人之君使其國變亂後伐之而歸其君可謂
義乎至生立太子州蒲為君以伐人之國抑又甚
矣經備書諸侯以稱伐蓋獨貶鄭論耳若晉君臣
之罪固不待書而自見者

生立太子州蒲諸儒有辯然照丙午晉侯獳卒則
左氏未為無據不然即晉侯亦抱病矣何汲汲為
此會以伐鄭也

齊人來媵

異姓來媵非禮也書

丙午晉侯獳卒

秋七月公如晉

公之如晉也弔耶朝耶葬耶葬則未宜往何急于行而
受其侮也晉止公名送葬實待釋伐之返幸伐返
驗魯無貳于楚耳驗貳則公不得還矣危矣哉

冬十月

不書楚晉景公爲國諱也

十有一年春王三月公至自晉

晉原非以送楚止公疑公貳于楚待羅茷返楚是以爲驗耳雖驗無貳然猶待公請盟而後歸是以至今三月也經書公至自晉即書晉侯使郤犨來聘己丑及郤犨盟隨書夏季孫行父如晉嗟乎可憐哉魯成不能立之一至此哉

此書至是危之也

晉侯使郤犨來聘己丑及郤犨盟

公留于晉九月晉侯不與公盟乃反公于國使大夫來聘盟之無禮甚矣沙隨不見公其基于此乎此是晉之無禮處然要反看公何以致此由平日之不知自立也

夏季孫行父如晉

郤犨方歸行父遄往報聘其畏晉亦甚矣哉

秋叔孫僑如如齊

僑如之聘豈得已哉迫于晉之辱故捐歸汶陽之忿以明非貳于楚耳

冬十月

十有二年春周公出奔晉

周公楚惡惠襄之偪且與伯輿爭政不勝怒而出王使復之盟而復奔是自絕于王朝者也故書出奔然晉可以受其奔乎書此蓋併以罪晉也

夏公會晉侯衛侯于瑣澤

據經文無楚無宋如何爲宋合晉楚之成諸儒辯之極明但據晉楚爲成一事家氏說甚好詳載于左

家氏曰晉楚爲成關係不細春秋略而不書豈無意乎蓋春秋所以待夷狄者乃帝王御外之道猶貳則懲之無王則伐之未有舉中國之大而求與之盟好者也晉自靈成君昏闇而臣偷惰以通楚爲得計至是因侈因以通意遂交聘以爲成晉固苟求安佚而楚實恃其強大略無息肩之意故三年渝盟伐鄭無所恤也又其後宋向戌復持此之說爲盟而長楚遂使中國諸侯北面於夷庭中之會冠屨倒置其禍端實兆于此瑣澤之會書法如此不與晉爲此會也

秋晉人敗狄于交剛

此左傳狄閒晉之盟以侵晉而不設備晉人敗狄

于交剛夫狄嘗與秦人伐晉矣今又乘間侵陵若此是宜大創然論禦狄之道侵則宜驅之出境耳而直敗之于其地不無殄民之虐也故書人書敗以示貶

冬十月

十有三年春晉侯使郤錡來乞師

名爲乞師其實徵師也

三月公如京師

公本以從晉伐秦行過京師初未嘗一朝王也書如京師所以存君臣之大體耳

通春秋止此書如京師然却不以朝王行可恨

夏五月公自京師遂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人滕人伐秦

書晉乞師書公如京師分明爲晉以行原無朝王意此書公自京師遂會晉侯云云若爲繼事然者亦以存大體耳然合八國諸侯師師王都之側以伐秦不一先請命而進反可稱臣節乎晉合諸侯之罪固不待貶而自見者

晉文實召天王而書狩河陽魯成實從晉伐秦而書如京師唯其無禮故正而訓之以禮

曹伯廬卒于師

是死于行者曹人使公子負芻守使公子欣時逆喪負芻弑太子自立

秋七月公至自伐秦

不以如京師至以伐秦至其命辭特嚴

冬葬曹宣公

十有四年春王正月莒子朱卒

夏衛孫林父自晉歸于衛

人臣不惟義之爲安而介恃大國使之反已大國不顧義之所在而欺壓小國使必從已皆非也書曰衛孫林父自晉歸于衛而林父與晉之罪不待貶而見矣然衛侯不能以義自斷唯大國之爲聽能免後來遂弑之禍耶

秋叔孫僑如如齊逆女

公即位十四年國家無事何至今始娶耶卿逆宜異姓僑如貴戚之卿曷以別嫌也書之冊譏自見矣

鄭公子喜帥師伐許

鄭連年伐許圍許此許之所由遷也曾不思許視我猶我之視晉楚而又加伐焉眞無人心者矣稱

師以伐罪鄭也
九月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
僑如去族以別嫌也見宣元年遂以夫人婦條下
文四年逆婦姜而不氏宣元年婦姜至而不氏愚
皆以會先失禮而齊不校也以是爲齊罪而先儒
陳氏則曰不氏者別妾姑也是以有成風則出姜
不氏有敬嬴則穆姜不氏却亦說得好
此稱夫人婦姜氏異于文宣之世稱婦姜不氏者
以嫡姑穆姜存故也
冬十月庚寅衛侯臧卒

秦伯卒
十有五年春王二月葬衛定公
三月乙巳仲嬰齊卒
歸父既出不得後襄仲宜以嬰齊後之惜當時無
知禮者不去嬰齊上一仲字耳
癸丑公會晉侯衛侯鄭伯曹伯宋世子齊國佐邾人
同盟于戚
戚之會晉厲本討負芻也苟先執以會諸侯其誰
不聳服哉今假他事召使既與盟而後執則使其
後有辭矣故雖書爵書同盟以致與而實致其譏

晉侯執曹伯歸于京師

執未有書爵者此書晉侯執謂執負芻得討賊之義而且歸京師得侯伯請命之禮也然獨恨先使與盟開釋姦之門故不以負芻名曹伯耳

晉文執衛侯歸京師晉厲執曹伯歸京師一也文稱人厲稱侯文以私怨討而厲以公罪討也

公至自會

如此條書至是與有榮者

夏六月宋公固卒

楚子伐鄭

晉楚爲成未幾也楚師背盟伐鄭故直斥以著貶

秋八月庚辰葬宋共公

宋華元出奔晉宋華元自晉歸于宋宋殺其大夫山

宋魚石出奔楚

據左傳云云華元似未嘗至晉以魚石之止而歸今詳書法華元分明出奔晉又自晉歸于宋然後殺蕩山出魚石左傳恐未可盡信也且據魚石請討蕩澤則自處無過之地矣既討之後何事魚石復奔假石以與蕩氏同族慭而自出則是知恥之人也後來何復入彭城爲叛乃知左傳之不足盡

信也請一以經文爲正敢問高明
華元出奔晉全是欲仗晉力救正公室此時晉必
助之故歸宋而殺山魚石自懼出奔也廬陵李氏
引公羊小註言宋公卒于幼華元以憂國爲大夫
山所譖出奔晉晉人理其罪宋人反華元而誅山
魚石與山有親恐見及故奔楚也此一段勘得極
明大勝於左傳蓋左氏不知大義凡遇事先尚浮
誇故嘗失中間緊要關節也
一曰宋華元再曰宋華元幸宋賴有此華元也曰
宋殺大夫山者言宋以華元歸能殺之也曰宋魚
石出奔楚言山又有此黨懼華元歸而出奔也統
重在華元上
山去族甚其罪也然稱國以殺而猶存其官者華
元司君臣之訓非一日矣待事至此而後殺不無
累也
魚石出奔全是懼罪而必奔于楚後來便應有入
彭城事
冬十有一月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高無咎宋華元
衛孫林父鄭公子鰌邾人會吳于鍾離
會而殊會雖似外吳然吳在鍾離列國諸大夫齊

集以往倪而聽命可驗中國之衰矣舉號以狄吳
亦所以狄諸大夫也
當時中國病楚甚故求與吳親而不知吳之又一
楚也

許遷于葉

許之遷葉楚遷之以自近也中國盟主不能安小
國而使睨蠻夷以求安亦可傷矣哉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雨木冰

木性少陽着雨而成冰則少陽微甚而不能勝[illegible]
陰之凝也故書以志異

夏四月辛未滕子卒

鄭公子喜帥師侵宋

鄭服中國五年矣中國不能庇又附楚而侵宋豈
獨鄭罪哉

六月丙寅朔日有食之

晉侯使欒黶來乞師

爲伐鄭計

丙午晦晉侯及楚子鄭伯戰于鄢陵楚子鄭師敗績

晉侯欲合諸侯之師伐鄭鄭伯告于楚楚子往救
晉遂不待諸侯師至而與戰幸獲一勝焉然遲戚

非所以服叛幸勝不足以守邦故春秋于此特以晉侯主是戰而斬其與之之辭

春秋所不予晉侯者謂不以德綏而欲以力勝也此自責晉耳若當是時楚夷方張而中國弱甚似不可無此戰者故載汪氏說于左

汪氏曰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中國勝楚者惟城濮鄢陵而已自宋襄泓之戰楚顛衡行諸夏至城濮而沮其志自荀林父邲之戰楚之陵駕尤甚盟齊盟蜀諸侯之大夫從之者十有一國至鄢陵而挫其鋒前此未有中國諸侯助楚以戰中國者惟鄢陵之役鄭伯佐楚共以敵晉使無呂錡射月之勝則楚將倚鄭爲援長驅中原其害可勝言耶所可惜者厲公始無制勝之大計不能堅忍持重從欒書固壘之謀以困楚終乏持勝之實德不能修政於内而徒務求逞於外是以三假王命以服鄭而鄭終不服聽讒譖之言而刀鋸日弊卒及於難迹其所爲去楚虔無幾耳由是論之鄢陵之戰固不可不勝而厲公無取勝之道所以不遂霸也

楚殺其大夫公子側

楚子躬臨戰陣以罷卒致敗而歸咎于司馬側故

稱國以殺不去其官

秋公會晉侯齊侯衛侯宋華元邾人于沙隨不見公

晉厲乞師于諸侯不待至而與楚戰至是諸侯皆至會于沙隨乃過聽僑如之譖獨不見公然魯以內難而後至非其罪也故直書以著晉厲之失晉侯不見公則不得與會矣書曰公會者原公之意固欲會晉也其不見者晉之罪耳

公至自會

公以會晉伐鄭出不及戰故但書公至自會

公會尹子晉侯齊國佐邾人伐鄭

纔書公至自會隨書公會尹子云云蓋晉假王命伐鄭魯恐又後故[illegible]會之[illegible]而晉厲猶不見公亦甚矣春秋後書公會云者蓋[illegible]體也會伐未有書王人者此其書尹子者何初以王卿士與伐也以王[illegible]齊國佐邾人序王朝亦太辱矣[illegible]厲亦太恣肆矣哉

汪氏曰前此未有以王臣與伐者厲公嗣霸以私怨伐秦則挾劉康公成肅公以偕行以攜貳爭鄭則要尹武公單襄公而屢往於是王臣奔走道塗撤不及息而為霸者之用矣春秋於伐秦不書劉

成者所以削其請王師而著因行朝王之慢也於伐鄭洊書尹單所以彰其瀆王臣之失也夫苟伐秦書劉成則爲朝王請命而伐秦爲善矣伐鄭不書尹單則無挾王臣之罪而討貳抑楚不爲過矣聖人筆削豈不深切著明也哉

曹伯歸自京師

據左傳曹伯之執之歸操縱皆自晉厲然旣歸于京師天王宜有處分今天王而一任晉厲之主張他尚何罪哉故書法一繫天王而止耳

九月晉人執季孫行父舍之于苕丘

晉侯聽僑如之譖執季孫因嬰齊之請舍之苕丘舍置也苕丘晉地安置苕丘未即放歸也春秋惡晉厲執舍季孫非當其罪故去爵而書人

冬十月乙亥叔孫僑如出奔齊

僑如聞季孫舍苕丘必將釋與公偕歸也故懼而出奔

十有二月乙丑季孫行父及晉郤犫盟于扈

晉厲不見公乃使郤犫與行父盟分明是下比而故輕其上也此爲可惡

不書釋季孫但書及晉郤犫盟自見其釋

公至自會

公會伐鄭如弗及晉厲竟不見公但執季孫釋季孫命郤犫與一盟耳然於魯實無罪也故書公至自會以存國體不書至自伐鄭者以晉初無乞師也

乙酉刺公子偃

穆姜指偃之言不過脅公使從已非眞有廢立之謀且偃初無今將之心也今僑如既出奔矣成公則宜修身齊家感化其母使無他行已耳恕其母竟殺其弟可乎書曰刺公子偃見先公之子之不可刺也

十有七年春衛北宮括帥師侵鄭

晉命也凡爲霸主而興師者或非其情侵之已耳故據實而書侵

夏公會尹子單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邾人伐鄭

晉又假王命討鄭重以王之二卿士矣且從伐諸侯較前爲多胡不能服鄭也

六月乙酉同盟于柯陵

前此征伐未嘗出王官也去年王官出矣未嘗盟

卿士也今年卿士盟矣王官列諸首卿士書同盟則夫子特筆以存體也

秋公至自會

公凡三會晉伐鄭矣唯此得與晉然晉初無乞師也故但書至自會不書至自伐鄭

齊高咎出奔莒

此著齊亂也高咎身爲卿佐不能謀國正君以致疑間之生也至于見逐可云無罪乎故以出奔書

九月辛丑用郊

記曰禮行于郊所以事上帝也郊可行不可用蓋行則遵禮而莫踰用則唯我所操舍故行于正月者可遲至於九月耳夫子謹志月日下一用字極有意

晉侯使荀罃來乞師

晉因會後鄢陵故沙隨以後伐鄭者再並不乞師於魯今柯陵既已見公復來乞師

冬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人邾人伐鄭

晉三假王命伐鄭矣鄭卒不服似無可書者春秋屢書于冊辭繁而不殺何也當時楚勢甚張且挾鄭爲援睥視中國若無人焉者不有晉厲假王靈

以薄伐不知其憑陵中國當何如者此雖伐鄭不服不猶愈縱彼肆行直入而莫之忌耶所恨者晉厲無德以服衆不能迄成攘楚之功耳然春秋但書晉之伐不書楚之救則其意未嘗不與晉也敢借論以質高明

十有一月公至自伐鄭

以晉來乞師故書至自伐鄭

壬申公孫嬰齊卒于貍脤

季孫之執非嬰齊莫釋也亦魯一大夫哉

十有二月丁巳朔日有食之

邾子貜且卒

晉殺其大夫郤錡郤犨郤至

三郤罪惡多矣未[illegible]有大罪也晉厲聽讒嬖之言一日而尸三卿亦不可駭矣哉故稱國以殺不去其官[illegible]

楚人滅舒庸

書人書滅正楚之罪也楚摧于鄢陵後其餘烈尚如此

十有八年春王正月晉殺其大夫胥童

胥童道君爲惡罪應殺然恨書但不能正其罪故

書法如此

庚申晉弒其君州蒲

王氏曰經不罪欒書中行偃而稱國以弒者以厲公之惡有以取之孟子曰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弒君也知此然後知聖人之於天道

高氏曰宋督殺孔父而弒殤公春秋書及其大夫書偃殺胥童而弒厲公而書晉殺其大夫蓋孔父忠於殤公者也胥童嬖於厲公者也嬖臣[illegible]不道亡其身以及其君故春秋兩治之以爲[illegible]逆成

齊殺其大夫國佐

國佐當國不能制慶克之亂至于專殺不能無罪然齊侯婦言是聽使士華免以戈殺于内宮之朝其能服其心乎故經以國殺大夫爲文

此爲齊崔慶專國之始事

公如晉

以悼公立故

夏楚子鄭伯伐宋宋魚石復入于彭城

楚鄭間晉之變伐宋取彭城與魚石守之以逼宋其惡甚矣故春秋斥書楚子鄭伯伐宋繼書宋魚

石復入于彭城蓋不與楚鄭取宋邑以居叛臣且
著魚石自入犯君其罪爲不可赦也

公至自晉

此以禮而往以禮而旋者

晉侯使士匄來聘

公方往朝晉遂答聘此可見晉悼之所以下諸侯
者矣宜其復霸

秋杞伯來朝

勞公且問晉故

八月邾子來朝

即位來見也

築鹿囿

成公朝晉歸見士匄來聘杞邾來朝即以爲安而
將爲苑囿之樂也故書築以示譏

已丑公薨于路寢

廬陵李氏曰成公在位十有八年自鞌戰以後汶
陽未歸之前魯事晉甚謹自汶陽歸齊之後魯之
於晉嫌隙已生然方其事晉也東讐於齊南屈於
楚丘甲作而兵政變四卿將而公室弱魯已無一
事之可取矣及其得罪於晉也會塟而見止來聘

而及盟沙隨困苕丘執而辱於外僑如譏夫人失德而亂于內魯自隱公以來未有如是者也及其末年幸悼公之興國家無事而又一時諸臣如季文子孟獻子子叔聲伯臧宣叔臧武仲皆賢智之資故能維持協贊以綏內難不然魯蓋不可爲矣季氏曰四卿得志于齊僅能免二鄙之侵而十年三朝三聘于晉不能免沙隨苕丘之辱如京師似可求尊王之名而會盟于蜀莫掩背華之恥成公得不救失而不悟其非也斯言信哉

冬楚人鄭人侵宋

夏楚鄭伐宋取彭城與魚石今又加兵焉惡甚矣然終非義舉其氣不能揚也故經書人而書侵

晉侯使士魴來乞師

悼公復興霸業而乞師以救宋猶遵厲公故事耶

十有二月仲孫蔑會晉侯宋公衛侯邾子齊崔杼同盟于虛朾

諸侯師至而楚鄭之師已退故宋公辭諸侯請其師圍彭城而先爲此盟此同盟之善者

丁未葬我君成公

春秋疑問卷之九

烏程後學承菴姚舜牧著

襄公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此繼體之正者

仲孫蔑會晉欒黶宋華元衛甯殖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圍宋彭城

虛朾之盟全爲此而設楚取宋邑居宋叛人極爲可惡今晉連師圍彭城討魚石諸叛臣是爲義舉不獨書圍彭城書圍宋彭城抑強夷黜叛人全在

宋之一字是夫子特筆

彭城已爲楚有晉悼討魚石而還之宋書曰圍宋彭城虎牢鄭所取于虢者中國城之以抗楚不書曰城鄭虎牢或追書宋一字或削去鄭一字煞皆有大意在

夏晉韓厥帥師伐鄭仲孫蔑會齊崔杼曹人邾人杞人次于鄫

鄭襄晉從楚且助楚取彭城納魚石等以逼宋其罪大矣悼既禽五大夫但命偏師往討鄭罪而不動衆諸侯之師唯使次于鄫震懾鄭心[illegible]之至其得行師之體故詳書之冊以示予盟虛打有崔杼圍彭城杼不至茲杼至又益杞人豈聞風而來者接踵邪

秋楚公子壬夫帥師侵宋

楚憤宋復彭城且欲退諸侯之師以援鄭故釋憾于宋而攻其所必救也然師出無名而其氣不振故書侵以示貶

九月辛酉天王崩

邾子來朝

始朝嗣君也

冬衛侯使公孫剽來聘晉侯使荀罃來聘

俱聘新君之立

諸侯初立小國朝大國聘禮也然獨不聞天王之訃耶春秋於王崩後書朝書聘則朝者聘者與受之者皆有罪矣

二年春王正月葬簡王

鄭師伐宋

稱師稱伐非伸其氣也懲其從楚令動大衆以自戕中國耳

夏五月庚寅夫人姜氏薨

六月庚辰鄭伯睔卒

晉師宋師衛甯殖侵鄭

鄭雖有罪然喪不宜伐故書師書侵示貶

秋七月仲孫蔑會晉荀罃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人于戚

此謀鄭也然獨不恤其喪乎

己丑葬我小君齊姜

三月而葬速

叔孫豹如宋

通嗣君也

冬、仲孫蔑會晉荀罃齊崔杼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于戚遂城虎牢

論理不宜棄鄭喪以爲謀然論當時事勢近楚舒庸等小國楚巳吞噬無遺日在窺伺中原若陳若蔡若許皆巳服役於楚夷於屬縣而鄭以王室懿親畿内大國又屈而從楚苟非阨險以爲守則楚越鄭而東蹂踐中原之境其害有不可言者故諸侯之大夫不得巳爲城虎牢計虎牢原屬東虢鄭滅虢爲制邑故制鄭不書見此關天下之險要非鄭之所宜有也

自平時言城虎牢爲[illegible]自當日論城虎牢爲上策[illegible]也

楚殺其大夫公子申

[illegible]申爲右司馬受賂外國以偪子重子辛故楚人[illegible]之然以[illegible]信讒殺之而不明正其罪非體也[illegible]其以累上之辭

三年冬楚公子嬰齊帥師伐吳

楚非無事之國也不能入中國則窺東吳矣然不知其所執者何辭也春秋但志其時事耳

公如晉

始朝也高氏曰童子侯不朝王蓋不可接以成人之禮也豈可反朝同列乎

夏四月壬戌公及晉侯盟于長樗

高氏曰出國都以與公盟此悼公之敬也

公至自晉

如晉及盟而歸故書其至

六月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鄭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己未同盟于雞澤

據左傳晉爲鄭服故且欲修吳好將合諸侯則其會諸侯實王室也故假王官以爲重耳春秋上書公會單子晉侯云云下書己未同盟于雞澤其褒貶之義自著

當時諸侯同畏楚氛且聞晉悼初政故悉來與盟

陳侯使袁僑如會

陳向屬役于楚今聞鄭從晉盟故俾大夫求成于晉此本非召而來來又後時故書如會

戊寅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

諸侯既盟袁僑後至無盟可也此諸侯之大夫與袁僑盟雖受命于君與溴梁大夫自爲盟者異然終是大夫多此一盟非政體之所宜也

秋公至自會

會且盟焉而至宜書

冬晉荀罃帥師伐許

鄭服陳自來陳來許將自至矣何必帥師爲伐哉唯帥師爲伐此叛者之不至而來者之復攜也

四年春王三月己酉陳侯午卒

夏叔孫豹如晉

據左傳報知武子之聘然去年公已如晉矣何俟復報哉高氏曰且爲鄫世子故是也

秋七月戊子夫人姒氏薨

葬陳成公

八月辛亥葬我小君定姒

冬公如晉

如晉聽政且請屬鄫即有母喪勿顧焉非禮也

陳人圍頓

僖二十五年楚人圍陳納頓子于頓陳向畏楚不敢討今陳復從中國而頓爲楚間故圍之然不思楚方怒己之從晉也而我復圍頓以益其怒楚肯偃然而已耶甲兵之禍從此起矣此于鄬之會之不免于逃歸也

五年春公至自晉

公時年纔七歲耳而奔走道路可危也故如晉如會皆書至以危之

夏鄭伯使公子發來聘

鄭自輸平來盟後未聞聘使之及也今以鷄澤之會來聘可以見晉悼之威諸侯之睦矣

叔孫豹鄫世子巫如晉

按左傳穆叔覿鄫大子于晉以成屬鄫蓋魯欲借助于鄫以事晉鄫大子亦欲依魯以自立皆不得已之計也觀後來魯告絕鄫而鄫爲莒滅則當日之事可知矣此志其如晉爲下莒人滅鄫起

看此書法鄫世子蓋受命于魯藉以植國也後竟不能芘爲莒所滅安用此如晉爲哉

仲孫蔑衛孫林父會吴于善道

張氏曰悼公務立其風聲所及遠人慕之故吴有志於親中國辭謝鷄澤之不會而請聽後會之期悼公告以會戚之期而聽之自來足矣至使魯衛特往會之則是以中國大邦而爲蠻夷屈此二大夫會吴之所以特書也

襄陵許氏曰晉楚爭衡權之在吴故晉急吴如此

秋大雩

楚殺其大夫公子壬夫

楚討陳叛歸罪于壬夫殺之非當也故書法如此

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齊世子光吳人鄫人于戚

悼公合十二國之諸侯爲會而吳且聽命則中國之威亦少振矣吳進而稱人者喜其聽命也不書盟者爲晉諱也吳晉之盟春秋所不與也

公至自會

公年尚幼有會則謹至之

冬戍陳

戍陳非[illegible]一[illegible]也在會諸侯皆受命還國遣戍此特記[illegible]二年城楚[illegible]書法同

戍[illegible]皆一時不得已之計

楚公子貞帥師伐陳

壬夫以陳叛得罪故貞帥師爲伐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齊世子光救陳

諸侯既戍陳爲楚所伐相率往救是義舉也春秋予之故各書其爵

十有二月公至自救陳

從實以書其至

辛未季孫行父卒

行父於魯宣之立不能無罪然相三君而無私積誠可謂忠於公室者也不得例以季氏議之

六年春王三月壬午杞伯姑容卒

夏宋華弱來奔

據左傳華弱之奔不為無罪然宋亦失刑也魯曷以受之

秋葬杞桓公

滕子來朝

始朝公也

莒人滅鄫

據經文鄫原有世子巫在此稱滅者必莒人去世子巫及其族而立其所自出也恐非穀梁子立異姓以涖祭祀滅亡之道也之說敢詳辯于左

按鄫世子巫鄫前夫人襄公母姊妹之子也俱杞出鄫後夫人莒女也無男有女還嫁之于莒有外孫鄫子愛後夫人而無子欲立其外孫故鄫世子巫託于魯魯命叔孫豹與如晉耳既魯謂鄫爲不利而辭之鄫世子無所依焉莒所滅故謂莒人因

鄫子欲立外孫故助之力去世子巫立其所自出
滅其宗祀可也謂鄫子以莒人之子爲後云莒人
滅鄫非也左傳鄫恃賂也一句自分曉蓋鄫世子
託魯必有賂不意魯不終其託爲莒人所滅耳學
者但由左傳恃賂一語細繹七年叔孫豹鄫世子
如晉書法則當時莒鄫之事如在目前矣如穀梁
之說則鄫世子當何看落且謂立異姓以蒞祭祀
滅亡之道也則經當以鄫子自滅爲文此莒人二
字又何看落耶愚敢竊訂正以質高明
如謂鄫非莒人所滅何八年夏莒以疆鄫田伐我
東鄙耶

冬叔孫豹如邾

季孫宿如晉

晉以鄫故討魯不討莒魯命卿如晉謝亡鄫不爲
鄫請討莒當日事可知已

十有二月齊侯滅萊

齊圖萊久矣自宣七年伐萊不一而足至是竟滅
之書以著其惡

七年春郯子來朝

始朝公也

夏四月三卜郊不從乃免牲

小邾子來朝

始朝公也

城費

當時知有季氏不知有公季氏知有家不知有國其城費也若以爲公事然是可嘆已經故書城費以別于城郎城中丘者

秋季孫宿如衛

報聘且辭謝緩報非貳也當時邦交之禮亦煩矣哉

八月螽

冬十月衛侯使孫林父來聘壬戌及孫林父盟

來聘不宜盟也當時蓋習爲故事耳

楚公子貞帥師圍陳

前歲伐今又圍惡甚矣

十有二月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莒子邾子于鄬

此專爲救陳而會無奈陳逼于楚而逃歸不成其救然晉悼安攘之志不可泯也故經備書其所爲會者所爲逃者于冊使讀春秋者可考見荊楚猾

夏之強陳侯震懾荼華之罪耳而或者併罪晉悼安攘之怠愚不敢以爲信也敢問高明

鄭伯髡頑如會未見諸侯丙戌卒于鄵

諸侯卒未有不書名者鄭伯來赴于鄬之會已出國都至鄵而疾卒既不可書卒于會又不可書卒于國自然應書卒于鄵傳春秋者無端揑出一意來謂出諸大夫之弒春秋爲諱而書卒于鄵且曰僖公欲從諸侯會于鄬是肯禮義爲中國之君諸大夫欲背諸夏與荊楚是近禽獸爲夷狄之民以中國之君見弒于夷狄之民聖人傷之甚懼之甚故變文書法若此嗟乎以肯禮義中國之君爲禽獸夷狄之民所弒可沒其實而不討則春秋於蠻夷之猾夏者何誅廬陵李氏引趙子不取三傳之說而以爲髡頑本非見弒者其說頗爲有見敢據此爲訂以質之高明

鄭伯適晉不禮適楚不禮之事愚不敢謂其無唯使賊弒而以瘧赴則不敢信其有蓋愚所信者經也經書卒不書弒也愚所信者理也未有實弒而經書卒于鄵見其弒而隱之也

陳侯逃歸

自陳侯當日論爲楚所𢏚恐似出無奈然國君宜知自擇左宜知自立已擇從中國方在合諸侯爲援救而可效匹夫逃歸之行乎書之冊蓋所以深着譏也

八年春王正月公如晉

公凡四朝晉矣自是晉悼定朝聘之數于邢丘非魯往聽朝聘之數也要認明白

夏葬鄭僖公

鄭人侵蔡獲蔡公子燮

鄭何爲此師也豈將求媚于晉耶抑侵蔡致楚于告絕于晉耶皆不可曉故書人書侵書獲以著其罪

季孫宿會晉侯鄭伯齊人宋人衛人邾人于邢丘

盧陵李氏曰此條左氏得其事胡氏得其義論其事則不欲煩諸侯者晉侯之美意也論其義則不可以委大夫者春秋之深意也

晉侯此會總是欲不煩諸侯故魯君在晉而不與鄭伯偶來獻蔡捷乃與其會耳然要知委會于大夫是苟且之政不足訓也故列國大夫皆書人獨書季孫宿著正見魯大夫之與此會也然人諸國

之大夫則人宿可知已

公至自會

逾時在晉故書其至

莒人伐我東鄙

莒滅鄫晉不加討魯不請討反以疆鄫田伐我東
鄙惡甚矣

秋九月大雩

冬楚公子貞帥師伐鄭

前年伐陳圍陳會又伐鄭楚貞之惡甚矣然貞不
足罪獨恨鄭因此伐又背晉與楚平耳

晉侯使士匄來聘

據左傳拜公之辱且告將用師于鄭

九年春宋災

來告故書此鄰國有災本國所宜彰省也

夏季孫宿如晉

報聘也高氏曰公朝晉而晉來聘又使報焉事大
國之禮勤矣

五月辛酉夫人姜氏薨

成十六年爲僑如故徙居東宮

秋八月癸未葬我小君穆姜

文姜別謚穆姜亦別謚其行同其別謚亦同

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伐鄭十有二月己亥同盟于戲

上書公子貞帥師伐鄭鄭已服楚矣於是晉約諸侯之師伐鄭鄭人請成即與同盟于戲極得善勝之道春秋予之

齊桓次陘之伐在服楚晉文城濮之戰在勝楚晉悼數爲伐鄭之師在敝楚蓋楚非無事之國也唯使其疲于奔命乃得休息耳其時不同而所以制之者亦異出于不得已耳

楚子伐鄭

汪氏曰楚書子者國君自將恃強軋弱憑陵中國之稱也不書鄭及楚平不書盟不與鄭之從楚也明年諸侯伐鄭則鄭與楚可知矣

十年春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會吳于柤

汪氏曰戍十五年晉率諸侯之大夫會吳于鍾離不敢屈吳而往與之會已爲過禮今悼公霸業方盛乃合中華十二國之君世子而往主吳以爲會則是舉天下之諸侯皆宗吳矣雖曰資吳以困楚

然楚弱而吳興去疥癘而得腹心之疾庸愈乎

夏五月甲午遂滅偪陽

據左傳荀偃士匄請伐偪陽封宋向戌及滅偪陽與向戌戌辭不受乃予宋則宋非汲汲於此者何以滅爲有曰此通吳晉往來之道也若爾則是在懷柔撫鎮之耳又何以滅爲豈以此國爲楚所窺得之而吳晉之道終不可通耶然以理論寧吳楚之道不通而終不可以無故滅人之國也書遂滅偪陽于會柤之下吾不能爲晉悼解矣齊桓滅譚滅遂降鄣遷陽晉文執曹伯逐衛侯霸者大抵如此此孟子謂三王之罪人也

公至自會

公不與滅偪陽事故但書至自會

楚公子貞鄭公孫輒帥師伐宋

高氏曰以宋公受偪陽故是也鄭背華即夷且助夷伐宋經次鄭公孫輒于楚公子貞下蓋貶鄭爲楚屬輒爲貞役也

晉師伐秦

報九年之役也然宋方受楚鄭之伐胡不移此師爲救耶

秋莒人伐我東鄙

莒與我屢同晉盟前年疆鄆田伐我東鄙今又乘間加兵于我其無忌憚如此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

去年盟于戲鄭已服矣而楚子來伐鄭復與楚平晉悼因是會吳于柤絕楚之援而後約諸侯伐鄭晉必得鄭服而後止故一伐不已再伐不已以至于三得鄭為蕭魚之會而中國免干戈之患二十餘年其行師甚有次第其作事甚有結果而其於中國之控御夷狄也甚有規模世稱晉悼三駕媲美召陵不誣哉

冬盜殺鄭公子騑公子發公孫輒

鄭從楚以勞中國統出公子騑之謀而發與輒唯騑是從上慢下暴致盜之伐書曰盜殺鄭公子騑公子發公孫輒不獨罪羣不逞之徒蓋深著三大夫之罪宜為盜所殺為當官失職者之明戒也

戍鄭虎牢楚公子貞帥師救鄭

二年會諸侯于戚遂城虎牢非他謂鄭逼于楚唯城此以為守可以禦楚可以得鄭耳是以三年鷄

澤之盟鄭伯來赴五年于戚之會救陳之師七年于鄬之會八年邢丘之會鄭伯皆無不在蓋鄭知此虎牢可守自戍以拒楚故得息肩數年也唯八年楚公子貞帥師伐鄭鄭不能支將玉帛以待強者晉于是爲伐鄭之舉及鄭來盟于戲而楚又伐之莫可誰何故一面通吳集黨以爲援一面連約諸侯以爲伐而又勤兵爲戍虎牢計其戍虎牢而繫之鄭者蓋前此爲鄭城虎牢鄭即來服而戍守是中國共爲捍禦事不必書鄭以爲別今鄭棄城以從楚晉合諸侯共守之不得不曰戍鄭虎牢耳觀下文楚公子貞帥師救鄭則知鄭不能守且棄之令諸侯爲戍以扼其衝鄭不得通楚之援此楚之所爲救也此等書法統是責鄭有險不守唯楚之恃爲可罪耳讀者不察但泥凡救皆善之例謂虎牢繫之鄭者原係鄭之分地非列國所得專也而反罪戍之者之爲不義則何不通前後經文細繹之以察當時之情事而但執臆見以失夫子特書之大旨哉敢訂正以質高明

戍鄭虎牢扼其險要以間絕其黨援是伐鄭一大緊關處

公至自伐鄭

此雖未服鄭而以伐鄭出故若此書

十有一年春王正月作三軍

創始曰作恐非魯舊也考僖公時詩頌公車千乘公徒三萬則車徒俱屬諸公無所謂三軍之稱也今季孫宿主議創立三軍之制三家各征其一權不屬公故書法下作之一字耳子曰政逮於大夫正是此等制作

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不郊

鄭公孫舍之帥師侵宋

據左傳鄭已欲服晉矣唯是外從楚令伐宋激晉之怒待晉至而楚不能敵然後可固與晉也然既知楚弱于晉亦速從之耳何必若此之用詭哉春秋書公孫舍之帥師侵宋蓋深罪鄭也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

以前伐未得志且鄭復侵宋故會諸侯再伐之

秋七月己未同盟于亳城北公至自伐鄭

當時十二國伐鄭未服晉侯恐其志之或渝故同盟以申結之非必鄭服稱同盟也如鄭已服而就

盟何即從楚子伐宋耶啖子謂此盟上言十二國
鄭未服而諸侯自爲盟也似與下文公至自伐鄭
合
此盟詞中救災患恤禍亂同好惡獎王室數語甚
足動人其後鄭卒來服豈亦聞此盟語耶
楚子鄭伯伐宋
夏止鄭大夫侵宋今鄭伯從楚子伐宋雖非其情
然其事不應若是也故斥言其人以示貶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
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會于蕭魚

書公會晉侯宋公云云伐鄭書會于蕭魚書公至
自會書楚人執鄭行人良霄書秦人伐晉則知鄭
服于晉矣蓋晉悼之伐鄭雖臨之以威而實感之
以信是以其來服也但禮其囚而歸納斥堠禁侵
掠而盟誓有所不立使鄭心服而無貳如是餘二
十年此是伯者之大無駁處世稱晉悼之三駕足
追于召陵有以哉
按此蕭魚之會不以盟誓爲信可證前亳北之盟
固與諸侯同而鄭所未與也
自鄭人侵蔡後晉楚爭鄭凡數年晉用知罃之謀

但聲言伐鄭而未嘗加兵于楚使楚自不能應遂全師以服鄭其庶幾召陵之師乎故春秋特書蕭魚之會以深予之

嘗觀晉悼之霸莫善於蕭魚之會矣以盟則不如屈完之來以戰則不如城濮之師然以楚審方強子囊爲政而凜然有憚晉之心雖或時帥師徒以示不怯而卒不能陵駕中國者豈無故哉勢窮力屈知義之不可敵而不敢抗也是故論晉之霸者云文公以力勝厲公以幸勝悼公以善勝信夫

公至自會

會尋伐鄭而鄭已服故不至自伐鄭而至自會

楚人執鄭行人良霄

高氏曰鄭使良霄告絕于楚楚不能得鄭故執良霄以舒憤懣不平之氣自是不復出師以與晉爭鄭于是堅從晉矣

秦人伐晉

秦爲楚伐晉報去年之役非義也故稱人以伐

十有二年春三月莒人伐我東鄙圍台季孫宿帥師救台遂入鄆

莒人間歲伐我今且圍我邑不可無救台之師但

受命救台而遂入鄆則季孫之專爲可惡耳
魯之弱也外竭於修朝聘從征伐而内齕於三家之攘取此雖以莒小國數加侵伐于我也季孫宿帥師救台其事似公然實取鄆以爲已有是更益魯之弱也故書遂以嚴其誅

文十三年城鄆矣魯不能守爲邾所有故復取之

夏晉侯使士魴來聘

此拜伐鄭師也晉悼服鄭制楚而聘謝與國可謂善持勝矣

秋九月吳子乘卒

冬楚公子貞帥師侵宋

此同秦人來報晉之取鄭也經削秦而書侵意可知矣

公如晉

親往拜士魴聘禮亦過矣

十有三年春公至自晉

以一拜聘往晉竟闕朝正之禮書至示譏

夏取邿

取邿未必爲義且恐非入於公家也

秋九月庚辰楚子審卒

楚審亦思横行中國矣唯大困于鄢陵而再扼于
三駕故終不能逞耳

冬城防

莊二十九年已城防矣今又城之蓋臧武仲始受
邑也書以示譏然會向以後晉悼卒齊先叛而侵
魯則此防之城也其亦豫爲疆事之備歟

十有四年春王正月季孫宿叔老會晉士匄齊人宋
人衛人鄭公孫蠆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
邾人會吳人于向

成十五年晉合諸大夫會吳于鍾離襄十年晉侯
合諸侯會吳于柤皆欲親吳以制楚也今傳稱吳
告敗于晉此必以晉故爲楚所敗耳故晉大夫合
諸大夫與會于向焉然魯國乃使二卿晉士匄以
下唯書鄭公孫蠆餘皆書人而吳亦進稱人豈以
崔杼華閱北宮括等皆慢不攝故貶以督率獎成
伯功耶抑謂吳可進而罪諸大夫不宜若是其不
攝耶晉與吳會從此止其或由此故也歟或曰會
吳于向謀伐秦也照下文伐秦看甚有理蓋是時
秦與楚合伐秦亦所以攘楚也

二月乙未朔日有食之

夏四月叔孫豹會晉荀偃齊人宋人衛北宮括鄭公孫蠆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伐秦

十一年經書秦從楚伐鄭十二年秦從楚侵宋經削不書然不可不一懲也故爲是師然經但書伐秦而不計其成功與否自此秦不復窺中國焉未必非此一伐之力也

諸大夫或書名或書人左傳以情懾二字正之趙氏云按經意以事之邪正爲褒貶不爲其小小斡擧情怠生文然邪正無可爲考也姑從左氏

己未衛侯出奔齊

衛獻之奔雖有所以自取然實爲孫林父所逐書名非所爲訓故但書出奔

莒人侵我東鄙

報入鄆然自滅鄫後侵魯者四可謂無忌憚矣宜其有洪梁之執也

秋楚公子貞帥師伐吳

楚不得志於中國深恨十三年庸浦之役故爲伐吳之舉

冬季孫宿會晉士匄宋華閱衛孫林父鄭公孫蠆莒人邾人于戚

按左傳會于戚謀定衛也然衛侯何以出奔哉孫林父逐之也晉爲伯主不能討其罪反聽其立君又爲會以定其位可乎經具列諸國卿蓋曰此皆林父之儔耳悼公伯業喪盡矣

十有五年春宋公使向戌來聘二月巳亥及向戌盟于劉

聘可也報聘而尋盟焉非禮也不與盟于國而特會以尊外臣焉尤非禮也如國體何

劉夏逆王后于齊

逆王后禮宜卿往而公監劉夏官師也可輕逆国毋乎特書以著失

桓八年書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罪其失之茍簡此書劉夏逆王后于齊罪其失之輕忽

夏齊侯伐我北鄙圍成公救成至遇

衛衎在齊季孫宿爲戚之會以定剽齊故加兵于魯公親往救而兵力不敵至遇而反可以知當日之魯矣

書齊侯非伸其伐目其人以示責也

莒人圍台季孫救之遂入鄆而不忌齊人圍成公親往救僅至遇而不能前蓋當時丘甸卒乘皆歸

之私家私家可整旅而入公實不能卻敵也

季孫宿叔孫豹帥師城成鄆

春秋凡帥師而城者書以示譏況二卿帥師以城成鄆乎且城成鄆在不能救成之後其計蓋亦晚矣

秋八月丁巳日有食之

邾人伐我南鄙

莒伐我東齊伐我北邾又伐我南魯何以自支哉此全重在責魯上邾人不足責也

冬十有一月癸亥晉侯周卒

李氏曰晉悼公其猶有君子之資乎不獨伯功之美也齊桓歷變履險以數十年之經營而行事未免過舉晉文老于奔走晚而復國然血氣之驕悍未除悼公之齒淺矣乃能忠厚而不迫堅忍而持重有四顧卻慮之謀無輕逞輒快之舉其亦稍知以道養心歟

悼公之伯業在服鄭而駕楚然使其徒以詐力相長未必能服諸侯也悼公先以謙德臨之使其但以盟誓為信未必能得鄭也悼公純以誠心行之使其唯以戰伐為威未必能駕楚也悼公一以容

量處之斯其有君子之資乎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葬晉悼公

三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溴梁戊寅大夫盟

按左傳平公即位改服修官烝于曲沃警守而下會于溴梁命歸侵田則此實平公會諸侯之始也始會宜整紀綱令諸侯大夫有所稟守今特以一高厚故使大夫與之盟高厚逃歸諸大夫竟自爲盟視諸侯若贅旒然其何以令天下哉經文上書公會晉侯宋公云云下書戊寅大夫盟若兩截焉者見政在大夫實自此盟始之也

雞澤之盟諸侯已盟而大夫又盟蓋受命而盟袁僑也今雖使盟高厚然高厚已逃大夫可自爲盟哉此間不容髮而所關於君令世故不小故特書之

晉人執莒子邾子以歸

謂莒邾侵魯爲罪則不宜會會則不宜執執則宜歸之京師而晉皆失焉故書人稱執以歸以罪之

齊侯伐我北鄙

齊靈凡會不親唯合邾莒以侵魯今高厚逃邾莒

執乃益以怒焉親帥以加我故春秋目其人稱侯稱伐以著其罪

夏公至自會

與晉平初會且以齊邾莒故非徒行者故書其至

五月甲子地震

叔老會鄭伯晉荀偃衛甯殖宋人伐許

按左傳許將從晉不果晉同諸大夫帥師爲伐鄭伯以宿怨親行且君宜首叙故書法若此

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成

一歲再伐矣而且圍邑也書著其惡

大雩

冬叔孫豹如晉

魯不能自強自立禦無道之齊乃乞憐于晉如此耶

十有七年春王二月庚午邾子牼卒

志其卒見已執而歸矣其于濟惡故他日又執也

宋人伐陳

陳侯逃鄫後不復與會楚鄭連年侵宋宋請晉伐之蓋釋憾于陳春秋所不與也故書人

夏衛石買帥師伐曹

曹負芻負大惡於天下衛不能伐乃今所伐以孫蒯私怨重丘故將何用此大衆哉書帥師以伐衛罪著矣

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桃齊高厚帥師伐我北鄙圍防

君臣分師以來圍我二邑抑何讐之深暴之甚也異日犯衆怒被同圍而幾亡其國其所自取哉

九月大雩

宋華臣出奔陳

華臣暴宗室亂國政宋何以失刑而使之奔也書出奔不獨罪華臣蓋深罪宋也

冬邾人伐我南鄙

乃父被執何爲子復濟惡耶

國有政雖弱而強國無政雖大必弱曾幅員尚廣而三面受伐非以政在大夫若病痿者然不能捍衆邪之攻耶

十有八年春白狄來

夷狄豈可以禮義接哉但因其來自知所儆戒以禮義外之而已

夏晉人執衛行人石買

石買之執以伐曹故然彼以修聘來豈可執耶稱

人稱執行人晉罪著矣

秋齊師伐我北鄙

齊又悉大衆來伐矣魯雖不敵然寧無犯衆怒耶

冬十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同圍齊

此本伐齊之師也緣犯衆怒齊集以圍之故書同圍齊耳

齊背盟主四年之中六伐我鄙四圍我邑又縱邾莒以助其虐得罪於天下是以諸侯同心圍之若匪出于號召焉者此之謂公舉

不書伐而書同圍圍便見諸侯公舉以共圍伐有所不必言也

此與鞌之戰略同春秋何不與彼戰而與此圍也蓋鞌事有似同而實異若鞌之戰晉雖爲魯衛而出師其實大夫共逞其私憾今齊靈背棄盟好陵虐神主以肆暴横於弱小晉合諸侯問其罪蓋從衆怒以出師非爲其私也故書曰同圍齊以致予出夫子之特筆

曹伯負芻卒于師

此記其實耳

楚公子午帥師伐鄭

楚間鄭伯之出也乘其不備以興師是黷武之可惡者故書帥師爲伐以正其罪

十有九年春王正月諸侯盟于祝柯

此從同圍齊來前目後凡以志其盟詞無褒貶

晉人執邾子

邾子濟惡宜執但執于既會且盟之後非伯討故貶而稱人

公至自伐齊

公原以伐齊出同圍出于衆怒耳故但書至自伐齊

取邾田自漷水

取邾田自漷水者自漷水至我疆皆取之也從伯令疆我田挾伯勢併邾田且過取是爲不義之取直書以著罪

季孫宿如晉

謝討齊併取邾田故

葬曹成公

負芻負大惡不宜葬魯德其同圍齊會葬之故書志其失

夏衛孫林父帥師伐齊

林父逐君奔齊伯主不能討且與會伐經削晉獨書孫林父帥師伐齊蓋著其暴惡不臣之甚且不與伯主爲此師也

秋七月辛卯齊侯環卒

志環卒不以怨廢禮也

齊靈無道溺嬖而禍其家是天報

晉士匄帥師侵齊至穀聞齊侯卒乃還

當時攻伐多有乘人之喪以取利者士匄獨聞齊喪引師而退是爲知義者春秋予之

八月丙辰仲孫蔑卒

此賢大夫也志卒而其人自見

齊殺其大夫高厚

據高厚[illegible]至[illegible]所爲於國者宜殺但今所爲殺者實以其傅公子牙故稱國以殺不去其官

鄭殺其大夫公子嘉

嘉召楚人伐其國是背叛之臣國人所共惡者使子展子西正名誅之而不利其室當知良霄例稱人以殺而削其官矣

冬葬齊靈公

怨不廢喪

城西郛

諸侯守在四境城西郛則四境可知矣書罪魯不

自強徒興工役以疲民無爲也

叔孫豹會晉士匄于柯

齊雖及晉平而魯猶懼齊故爲柯之盟以自固

城武城

魯畏齊甚城西郛以自守矣又爲柯盟以自固矣

而猶城武城以爲保焉可謂守在四境乎書所以

皆譏也

二十年春王正月辛亥仲孫速會莒人盟于向

魯自圍齊取邾田來莒不敢肆而魯亦不欲爲[illegible]

于與國也故有此盟

夏六月庚申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

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盟于澶淵

齊向強梗不赴盟會今以士匄不伐其喪且以國

内多故居喪而赴會是晉有以感服之也君子猶

取于斷盟

秋公至自會

以齊成故則此亦非徒行者故書至自會

仲孫速師師伐邾

據左傳此師雖以邾人驟至故然祝柯之盟執邾子而取其田魯亦甚矣又可復報乎書此以著魯過

蔡殺其大夫公子燮蔡公子履出奔楚

據左傳燮蓋善於謀國者蔡不能從反殺之故稱國以殺以累其上履燮之弟也燮殺非其罪履自宜奔然不宜即于夷故書出奔楚以罪履

陳侯之弟黃出奔楚

二慶殺陳之權外介大國以奔其君之弟黃素不自檢爲二慶所逐而甘即於夷皆非也然黃陳侯母弟也而可令至于此乎書曰陳侯之弟黃出奔楚而陳君臣之罪自著矣

叔老如齊

魯數爲齊所陵然報之亦過今幸澶淵之盟也故修聘以解讐

冬十月丙辰朔日有食之

季孫宿如宋

魯自蕭魚以來連歲爲齊邾莒故不遑往來朝聘

之事至是始報向戌之聘蓋亦欲求援以自固耳

二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公如晉

伐齊取邾田已遣季孫宿往今又親往可謂報德之唯謹矣

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

叛臣以其地來奔罪不足誅唯是利其土地而納其叛人則非中國之所宜爲耳春秋責魯意爲深或曰是時公在外季孫宿納之也然魯襄歸國後何不令其臣終出諸竟耶

叛人之奔必適讐國庶其來奔以南鄙之怨也然魯於邾也再執其君矣取其田矣伐其國矣而今又納其叛人不亦甚乎

夏公至自晉

逾時而至書

秋晉欒盈出奔楚

欒盈之奔士匄不爲無助然據左傳云云則其家平日之稔積與今日之醜惡蓋亦有所自取矣且其出奔也必于楚將亦有所挾也終羅于死亡宜哉

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

冬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不獨比年食又比月食雖天文度數難測哉然必

有譴異之儆也謹載諸冊

曹伯來朝

即位三年來朝比見天子之禮也當時皆以朝大
國其朝者受其朝者皆不以爲非禮是可歎已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于商
任

據左傳此會爲錮欒氏也夫一欒氏故曷以動諸
侯哉襄陵許氏曰欒氏之出非其罪也徒以權門
私相忌怨何有於國而平公受其激怒勤動諸侯
以逞范鞅之積憾必欲使盈無所容於世故盈發
憤卒興禍亂此皆以私敗公足以爲古今之至戒
是時中國無事晉無所發政以亟會諸侯則知徒
以欒氏信不誣也

二十有二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會

魯以晉欒盈故赴其會適時而反失拜正之禮故
書以著譏

夏四月

秋七月辛酉叔老卒

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沙隨

爲錮一欒氏朞年之間再合諸侯士匄何讐之深强之甚也晉平于是失霸者之義不足以令諸侯矣

公至自會

朞年再會皆以晉錮欒氏故書至示譏

楚殺其大夫公子追舒

追舒之罪在寵近小人耳楚康不以正刑黜乃與其子圖殺之而轘其尸豈討有罪之義乎

二十有三年春王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

三月乙巳杞伯匄卒

夏邾畀我來奔

畀我庶其之黨也納庶其又納畀我魯于是乎無政矣

葬杞孝公

杞不卒不葬久矣杞孝公與晉平公母兄弟也晉重杞魯會其葬當時之邦交其皆世情哉

陳殺其大夫慶虎及慶寅

據傳二慶奔其君之弟致楚之討以陳叛爲國人

所殺其罪甚矣春秋乃稱國以殺不去其官者不與夷狄制中國且病陳侯不能自主殺非其罪故爲此累上之辭也

陳侯之弟黄自楚歸于陳

黄奔楚譖減二慶二慶殺則黄歸陳矣然黄不無所挾也書自楚歸于陳而黄之有挾及陳侯之不能主國與楚之專制人國其罪具不可掩矣

晉欒盈復入于晉入于曲沃

欒盈爲國所逐又爲國所錮知其非義有死而已不能死而思叛至復入于晉入于曲沃其罪豈可勝誅但以公理許盈無弒父與君之大惡也逐之去國則亦已矣何動天下之諸侯一會再會以深錮之哉錮而走險急何能擇其復入也晉有以激之耳

秋齊侯伐衛遂伐晉

齊未嘗一日忘十八年之役也晉錮欒盈不足以服其心于是潛助以復入因衆師先伐衛遂伐晉焉此雖晉所自取哉然齊莊不應若是之陵暴也故春秋書齊侯以目其人書伐衛遂伐晉以甚其罪

齊莊本意在伐晉特伐衛以先之耳

八月叔孫豹帥師救晉次于雍榆

齊伐晉報十八年之役以魯故也魯可無救哉而況在盟主可無勇往以直前哉今次于雍榆則無取于此救矣故直書以著其失

己卯仲孫速卒

冬十月乙亥臧孫紇出奔邾

孟莊子卒舍秩而立羯成之公鉏公鉏季武子子悼子兄也武子舍公鉏立悼子悼子成之臧紇孟氏因惡臧紇於季孫季孫逐之以防求爲後於魯正是此事

按左傳臧孫紇阿附季氏廢長立少自取奔亡然季氏自亂其家復亂人之家而蔽罪於臧孫紇逐之亦過矣書臧孫紇出奔邾其罪自見

晉人殺欒盈

稱人以殺從討賊之辭與鄭良霄同例

齊侯襲莒

齊憾莒十八年之役故襲之然襲人不備以掩取盜賊之爲也書著其罪

二十有四年春叔孫豹如晉

慰受齊師且伸致救之意

仲孫羯帥師侵齊

救齊無功故爲此師以報晉然實興于無故也故

書曰侵

夏楚子伐吳

楚向憾吳親晉故爲是師稱楚子者斥言其人也

秋七月甲子朔日有食之既

春秋書日食既者三桓三年宣八年及此年

齊崔杼帥師伐莒

去年襲莒與莒平矣今又帥師伐之何無信若此

也

大水

八月癸巳朔日有食之

不獨比月食且比年比月食是爲大異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

杞伯小邾子于夷儀

公會諸侯欲伐齊而不能伐故書會不書伐

冬楚子蔡侯陳侯許男伐鄭

楚子伐鄭以救齊春秋不與其救故但書伐鄭爵

蔡陳許而首楚子見三國服役于楚亦楚子而已

矣

晉合十二國之君不能伐齊楚合四國之君足以伐鄭而十二國之君又救鄭而無功此可觀夷夏之盛衰得失矣

公至自會

不能伐齊又不能救鄭故但書至自會

陳鍼宜咎出奔楚

宜咎以慶氏之黨逐宜咎黨慶氏陳窮治慶氏黨胥失之矣

叔孫豹如京師

齊侯叛晉求媚於天子故爲王城郟叔孫豹如京師聘且賀城夫亦城郟之意乎不然不往也書以罪魯

大饑

民有殍曰大饑是年僅大水耳而大饑無凶荒之備也

二十有五年春齊崔杼帥師伐我北鄙

報上年仲孫羯之役也雖齊之無禮亦魯所自取哉

夏五月乙亥齊崔杼弑其君光

崔杼罪不容誅獨怪齊莊勢陵大邦衆暴小國而又躬往巨室淫亂不君致杼之弒耳此足爲世鑒者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小邾子于夷儀

此會本以伐齊也聞齊有弒君之賊不能討以定其亂反受賂而許其成何以宗諸侯哉

六月壬子鄭公孫舍之帥師入陳

去秋夷儀之會楚聞鄭合陳蔡許以爲伐今歲復會于夷儀鄭慮楚復來先帥師于陳以奪其心是則然矣然國不爲備以待人之侵乃先慮其來以入人之國非禮也故春秋書入以示貶

自來入人之國未有若子展子產之有禮者然何如勿入人國之尤爲有禮哉不得以此從末減

秋八月己巳諸侯同盟于重丘

號召伐齊而會重受齊賂而盟是盟莫有不善於此者故但書諸侯同盟罪晉亦齊也罪諸侯皆齊與晉也

公至自會

至自會有與有榮者有與有辱者此與有辱者也

衛侯入于夷儀

衛侯衎蔑其家卿失國出奔然其實無大罪于國也有歸道焉故書入于夷儀而不名

楚屈建帥師滅舒鳩

楚強甚大夫帥師能滅人國此春秋所特惡者

冬鄭公孫夏帥師伐陳

陳叛華即戎幾年于茲晉置不問夷儀之會陳從楚師伐鄭當陳隧者井堙木刊則鄭亦有所不堪矣故帥師以稱伐獻捷于晉也

十有二月吳子遏伐楚門于巢卒

吳報二十四年之役親往爭強于楚爲楚所殪其自取也然楚不以戰勝啓門以誘其入射而殪之可謂義乎總之則夷狄之爲固不足深責之也

二十有六年春王二月辛卯衛甯喜弒其君剽

孫林父甯殖逐其君衎立剽而事之已十餘年名義一定不可復易而況于弒乎殖之命其子悖也喜不能諫父于未逐衎之先乃承命于已立剽之後則今日之弒雖欲辭可得乎

衛衎與剽與鄭忽與突頗相似然鄭忽但書世子突前後皆稱鄭伯即突入櫟與在鄭故都同是鄭

止一君也衎出奔雖不書剽立然于此書弒其君剽後又書衛侯衎復歸于衛要見衎未歸衛時凡國有盟會征伐皆剽之所主也衛當是時蓋實有二君矣學者但從衛侯出奔齊至衛衎復歸于衛逐一細看則中間二君之出處自有分別耳

衛孫林父入于戚以叛

據土背君曰叛孫林父逐一君立一君若奕棋然今所立者被弒所逐者復入林父以戚而如晉可勝誅乎故春秋不與其如晉但書入于戚以叛以明正其惡

甲午衛侯衎復歸于衛

衎之奔也不名未絶于衛猶有望也及待弒剽以歸猶夫人耳雖曰歸居其所然實不足以君國故特名之此可見春秋抑揚予奪之意矣

夏晉侯使荀吳來聘

孫林父以戚如晉晉人以兵戍之衛人伐戚殺晉戍晉不自反將會諸侯以討衛故使荀吳來聘非禮也

公會晉人鄭良霄宋人曹人于澶淵

是會也晉趙武合諸國大夫疆戚田取衛西鄙六

十以與孫氏且執衛侯黨叛助逆莫此爲甚故春秋於晉宋曹大夫各書人唯鄭良霄書名者以子產新得政鄭伯爲衛侯如晉故也其辨析甚精

家氏曰晉平之爲此會率天下之爲人臣使之盡叛其君也霸者無他主張名分而已今林父據邑叛君而止獻公取衛田以益林父平固至愚亦何利而爲此由晉之諸臣各爲私計羽翼諸侯之大夫使之交起爲亂以爲彼剖分宗國之地而其君不悟良可喟也

是會也諸侯各懷憤嫉與會者唯四國之大夫耳

魯君爲季氏所驅而出則季氏之惡又過於趙武矣

秋宋公殺其世子痤

傳極明白

晉人執衛甯喜

甯喜身負大惡可執也趙武不討其弒君之罪討其伐戚殺晉戍故稱人以執以罪晉

八月壬午許男甯卒于楚

許男卒于楚似可憫也然欲報鄭十六年之役而請諸楚曰師不興孤不歸也則亦無足惜矣

冬楚子蔡侯陳侯伐鄭

楚以許故約蔡陳伐鄭蓋知晉之不在諸侯而復為陵駕之舉也雖曰目其人以示貶然亦病晉霸之衰乎

葬許靈公

二十有七年春齊侯使慶封來聘

汪氏曰自齊人媵伯姬僑如逆婦姜二國不通好者三十年今景公不事征伐先遣貴卿聘于魯亦云賢矣

夏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屈建蔡公孫歸生衛石惡陳孔奐鄭良霄許人曹人于宋

高氏曰此會[illegible]楚[illegible]由楚人[illegible]而結諸侯也諸侯之大夫不詳其故始猶弭兵之名遂會于宋而與之盟自是華夷紛雜而諸侯俛首兩事晉楚桓文數十年之功業一朝而壞之百姓雖暫免于兵革之苦而天下之大勢遂大潰而不可收拾矣彼向戍者豈足以知天下之大勢哉

隱桓之際天子無道諸侯擅權宣成之間諸侯僭命大夫專國至宋之會諸侯日微天下之政中國之事皆大夫持之

陳氏曰晉楚始同主夏盟也以諸侯分爲晉楚之從而交相見於是始則是南北二伯也天下之大變也于溴梁而無君臣之分于宋而無夷夏之辨昭定哀之春秋將以終於吳越焉爾矣

衛殺其大夫甯喜

此與晉殺里克同故不以討賊書以殺非其罪書蓋里克甯喜之罪不必言也所病者二君之失刑耳

衛侯之弟鱄出奔晉

此與陳侯之弟黃出奔楚書法同皆罪其君之不能安其弟也然黃以專爲二慶所逐而其奔也又如楚而自理後楚以歸陳其人無足取者鱄始也由承母命以徇兄既見君失信刑而遠去終不立人之朝以昭君之失是有合於春秋之義者美惡不嫌同辭

秋七月辛巳豹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

再言宋者初時會而今始盟也稱諸侯之大夫雖曰先目後凡然實傷晉楚之同主此盟且楚人爭先大失華夷之體故於其會也先趙武次屈建而於其盟也曰諸侯之大夫字字皆有深意

說者謂宋之會弭諸侯之兵百姓免兵革之會十餘年趙武屈建之力可以當齊桓非也汪氏曰是時晉楚皆怠於出師偶有六七年之安靖然楚人衷甲苟非伯州犁之言則趙孟爲宋襄之執矣況晉帥師以取鄆晉帥師以敗狄兵亦未嘗戢也楚圍既讀舊書未幾篡國大合諸侯伐吳滅賴安在其爲弭兵也哉此斷得極是

冬十有二月乙亥朔日有食之

二十有八年春無冰

自正月至三月爲春在夏時則十一月十二月正月也此三月內無冰則豳風所云二之日鑿冰沖沖三之日納于凌陰四之日其蚤獻羔祭韭皆無所取無所用而周官凌人之職廢矣故特書曰春無冰以著異

夏衛石惡出奔晉

衛討甯氏之黨故石惡出奔書名所以著罪也

邾子來朝

自執君取田後弱甚矣故來修時事

秋八月大雩

仲孫羯如晉

公將爲宋之盟故如楚先使猲告晉是時俛首兩
事亦難爲國哉

冬齊慶封來奔

慶封崔杼之黨也爲倖臣盧蒲癸等所逐而來奔
來奔者其罪著矣而魯受其奔可乎故書以示譏

十有一月公如楚

桓文既沒夷狄熾而中國微魯以望國且朝楚而
況其他乎春秋書此有深悼矣

十有二月甲寅天王崩

不書葬諸侯不會也諸侯礽知有晉今知有楚而
已矣

乙未楚子昭卒

二十有九年春王正月公在楚

朝蠻夷之君失朝正之禮是可悼矣且其在楚也
止送楚子之喪在四月而其將歸也又以季氏取
卞故而不敢入焉苟非式微之賦不將終于楚而
已乎此書春王正月公在楚後書夏五月公至自
楚讀者必爲魯三嘆息矣

夏五月公至自楚

以一朝楚故不能即歸而其中更有不可言者故

但書至自楚以爲辭

庚午衛侯衎卒

閽弑吳子餘祭

春秋未有書閽弑者閽弑止此一人邇怨近刑人未有能免者此可爲萬世戒

仲孫羯會晉荀盈齊高止宋華定衛世叔儀鄭公孫段曹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城杞

杞曷爲城哉晉平杞出也故爲母城杞也當此盛夏時合天下之大夫動大衆以修其私親之城郭豈救災恤患之舉出於勢不得已者乎其心私其事甚悖故春秋列十有一國之大夫書曰城杞以著其失

聞伯主有城夷儀者矣有城楚丘者矣有城緣陵者矣未聞城杞以爲其私親者宋之盟楚爭先晉宜哉

晉侯使士鞅來聘

拜城杞故且言杞田陋哉

杞子來盟

觀書杞子來盟於士鞅來聘之下則知其爲田故矣晉治杞田非出于公義魯歸杞田非出于誠心

故杞子親來要結之耳賤之故稱子
杞前後皆稱伯此稱子似爲春秋貶之然史有闕
有訛或未必非一字之錯也

吳子使札來聘○

此書法本與楚子使椒來聘秦伯使術來聘同讀春秋者但平心易氣隨夫子書法到面前先看當日之所使聘者何事其所以使聘者何心然後看所使聘者何人如此條所書要見當時晉楚交主夏盟晉楚之從者交相見也而一不及吳且二十四年楚子伐吳二十五年吳子伐楚爲楚所戕以是吳子使札來通魯聘致其殷勤此雖爲國結援計然其以禮來亦有可取者故春秋進而稱子若楚之子秦之伯爲其稱札也亦若楚之椒秦之術焉蓋此以使事論而非以人品論也若以人品論公族之賢非蔡季公子哀叔肸其人乎然一則因其歸也書蔡季自陳歸于蔡耳一則因其來也書公子哀來奔耳一則因其卒也書公弟叔肸卒耳倘使此三子者生于楚秦吳之國而來聘亦未有不書其名者何獨於札之來聘書名謂夫子之特致其貶耶且此條正意在吳子使聘上撇去正

意獨罪札之一字恐非夫子當日書法之旨敢問
高明
不問天王使來歸賵是否止罪一咺不問吳子使
聘是否專罪一札此等讀春秋朱子所謂以義理
爲穿鑿者也
若要罪札遜國致禍之非當發揮在吳弑其君僚
下不宜書在此條
秋七月葬衛獻公
齊高止出奔北燕
按左傳高止好以事自爲功且專故難及之然有
君在也公孫蠆公孫竈可得專放其大夫乎書曰
出奔蓋交罪之也
冬仲孫羯如晉
報士鞅之聘
三十年春王正月楚子使薳罷來聘
公朝楚踰年而歸麇新即位遣使來聘儼然若桓
文之所行于列國者而春秋書法亦與齊晉書法
同蓋甚傷之也
夏四月蔡世子般弑其君固
世子般罪不容誅然景通子妻能無召子禍乎蔡

本中國自厥貉從楚至今餘七十年染于商臣之習無疑也去中國即入夷狄入夷狄則胥禽獸此理之必然者

五月甲午宋災宋伯姬卒

此記事以著其賢者春秋撥亂秉禮書之于冊不獨風厲婦節使凡不當避而避以失節於造次顛沛之際者知所警也

宋之臣子安在初不知備後不知救至此也

天王殺其弟佞夫

按左傳儋括欲立王子佞夫佞夫弗知也景王聽尹言多等殺之可謂親親之仁乎殺非其罪故特書天王殺其弟以爲萬世不相容者之戒

王子瑕奔晉

臨川吳氏曰瑕天王之子蓋亦與聞乎儋括之謀括事敗而佞夫見殺瑕懼及禍而奔晉瑕不明爲子事父之孝而自比於逆亂之黨蓋逆子也奔以逃死而自絕於父有罪而奔不可復入與王子朝奔楚同故不言出

按吳氏云云瑕即景王之子也瑕何不利其父之立而黨括欲立佞夫耶左傳載尹言多等殺佞夫

括瑕廖奔晉瑕與括與廖同書未必景王子也或佞夫母弟亦可稱王子耳存以俟考

秋七月叔弓如宋葬宋共姬

共姬執禮而死魯使卿共葬事葢重其志節以爲世表也不嫌過禮

鄭良霄出奔許自許入于鄭鄭人殺良霄

良霄之出公孫黑不能無罪然迹霄所爲自有喪身亡家之道且既亡尚不知省自許伐君大亂其國豈世之所容哉書曰鄭良霄出奔許自許入于鄭鄭人殺良霄葢明著其事正以討賊之辭也

冬十月葬蔡景公

逾三時而賊未討何以書葬蔡人從夷葢不以討賊爲事耳

晉人齊人宋人衛人鄭人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會于澶淵宋災故

宋災故特書也宋災何以望人之助鄰國即有恤助者亦自歸之耳何得哄然爲會若村社斂分爲劇者乎而況有慳不肯歸者乎此會散而無統故皆書人而又特著其故葢深鄙此會之非國體也自有會以來未有若此之非禮者會本不足貴今

且併此會禮盡廢棄之矣

三十有一年春王正月

夏六月辛巳公薨于楚宮

公往楚不知愧赧歸楚不修德政反效其宮制勞民傷財爲之而日安樂于斯焉固宜其卒于斯歟書譏其不得正也

廬陵李氏曰襄公在位三十一年當其初立外則晉悼之伯方務綏睦親鄰內則季孫行父仲孫蔑叔孫豹皆賢大夫故魯國自事伯外皆無他虞祭何自五年季文子卒後武子繼之專權肆欲城費而私邑張作三軍而公室卑入鄆而君命不行於下諸大夫則而象之城成郛而孟氏強矣城防而臧氏亦強矣悼公既沒齊邾交伐魯之不振益甚蓋以兵權分於三家故也至其末年乃俯首南面而朝于楚雖晉伯之失使然而魯之人望亦泯矣孔子曰祿之去公室五世矣政逮於大夫四世矣蓋宣成以來已然而實成於襄公也

秋九月癸巳子野卒

子野以過毀卒書蓋愈於不知喪者矣野巳立故書子然胡女敬歸出非夫人之子也故

書名與前書子般卒同此春秋之謹嚴處

己亥仲孫羯卒

羯雖與會盟征伐然較之城費城防城成郛入鄆作三軍者大不同書卒使覽者自別其賢否也

冬十月滕子來會葬

雖伯王未有君親會葬者公及陳侯鄭伯許男會葬于楚亦出于不得已耳滕國微弱躬來會葬于魯非禮也故特志之

癸酉葬我君襄公

十有一月莒人弒其君密州

書莒人弒其君可以爲國君暴虐者戒此宜信經莒人弒之文不宜信傳罪展輿之弒但展輿既廢于父而立于國人則宜討弒父之賊不討賊是其罪也